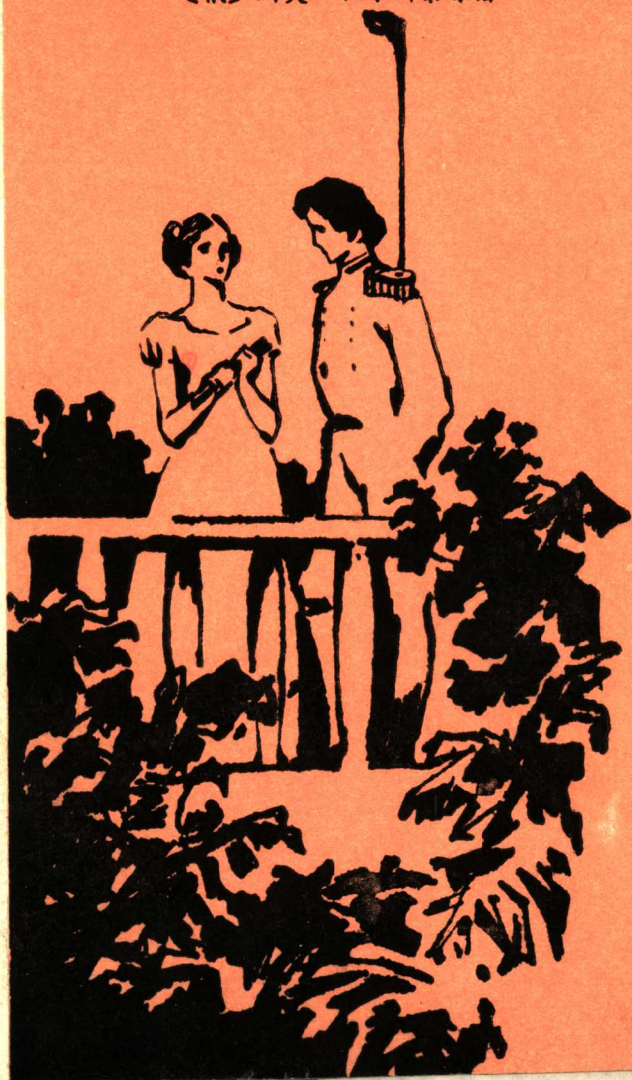


SHIJI WENXUE MINGZHU SUOXIE BEN

战争与和平

• 缩写本 • 下册

〔俄〕列夫·托尔斯泰原著



战争与和平

下 册

〔俄〕列夫·托尔斯泰原著

〔美〕埃·富勒缩写

克 非 恩 琪 译

第七章

一八一一年年底，西欧军队开始更大规模地扩充军队，集结兵员。一八一二年，这支几百万人的大军（包括军队运输和给养）自西向东，朝俄国边境移动；俄国军队也从一八一一年起，以同样方式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境，战争开始了。

安德列公爵在莫斯科与彼尔见面之后，便到彼得堡去了。他对家里人说是到那里去处理事务，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那里碰见阿那托尔·库拉金，他认为非去碰碰他不可。但到达彼得堡后一

打听，才知道库拉金已不在那里了。彼尔早已告诉他的内弟说安德列公爵在追踪他。阿那托尔·库拉金很快接到了陆军大臣的任命，已前往驻守在摩尔达维亚^①的军队。安德列公爵在彼得堡见到了一向待他很好的老将军库图佐夫，库图佐夫提出要安德列跟他一块儿到摩尔达维亚去，这位老将军已奉命去那里担任总司令。于是安德列公爵接受了在总司令部供职的任命，到土耳其去了。

安德列公爵认为写信给库拉金挑起他来决斗不大妥当。他觉得由自己来提出决斗，要是找不到什么新的决斗的借口，就会连累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因此，他便寻找机会与库拉金本人碰面，找碴儿与他争吵，以此作为决斗的借口。但安德列公爵在土耳其军队里还是没有遇上库拉金，他在安德列公爵来到土耳其军队后不久便回俄国去了。

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处于新的环境中，安德列公爵倒觉得生活过得轻松些。他的未婚妻变心之后（他曾竭力对别人掩盖这事对他的影响，可越是这样，他就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影响），他感到从前过得很幸福的生活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对自己以前曾那样珍视的自由和独立也感到更加

① 苏加盟共和国之一，位于苏联西南隅，原属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的摩尔多瓦公国，1812年战争后并入帝俄。

厌倦。

在他所想到的事业中，军役是最单纯的，也是他最熟悉的。他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里担负值星将军的职责，工作热情而顽强，连库图佐夫对他工作上的热心与认真都感到惊讶。在土耳其没遇上库拉金，安德列公爵觉得没必要再赶回俄国去找他。然而，尽管他很轻视库拉金，尽管他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值得屈尊去与他争斗，但他知道，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只要一遇见库拉金，他还会忍不住要同他决斗的，就象那饥肠辘辘的汉子忍不住要攫取食物一样。奇耻未雪，怒气未消，复仇的意识仍压在他的心头，使他无法自我安静下来。他在土耳其辛勤地忙碌，当然多少也为图点功名和虚荣，但更是为了给自己赢得这一点安宁。

一八一二年，与拿破仑开仗的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库图佐夫在这里住了十四个月，日夜同他的瓦拉几亚^①情妇消度）的时候，安德列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往西线的军队去。库图佐夫这时对波尔康斯基的好动也感到讨厌了，似乎这种好动是对他的闲逸的指责，所以他很乐意打发他走，于是把他差使到巴克雷·德·托利那里去了。

① 瓦拉几亚在罗马尼亚南部一带。

安德列公爵在六月底到达兵团司令部。沙皇所在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锐萨的大本营里，第二军正在撤退，力求与第一军会合。据说这两支军队被庞大的法军从中切断了。大家都不满意俄国军事的大势，却没人料想到俄国一些省份有被敌军侵入的危险，也没人设想战争会蔓延过波兰的西部省份。

安德列公爵被派往巴克雷·德·托利的部队，他在德锐萨河岸找到了这位将军。因为营地的附近没有一个大村庄或大居民区，所以大批的将军和随军的朝臣要员们就散居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内的各村庄最好的房子里。巴克雷·德·托利住在离沙皇四俄里的地方。他冷淡地接见了波尔康斯基，操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呈报沙皇，以便给他一个明确的任命，并请他先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

整个七月里，老波尔康斯基公爵格外活跃，甚至可以说是精力充沛。他计划好了要另辟一个新花园和仆人住的下房。唯一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不安的是，他睡得不好，并且改变了在书房睡觉的习惯，每天要把床挪到一个新的地方。某个晚上他吩咐把他的行军床支在游廊上，第二天晚上他又会和衣睡在客厅的沙发或躺椅上，有时还会在餐厅里过夜。

八月一日，安德列公爵在法军占领维切布斯克后从其附近写来了一封信。信内简要地叙述了整个战役情况，并画了一个草图加以说明，还谈到了对未来战局的推测。在信中，安德列公爵向父亲指出他的住处隔战场不远，正好位于敌军推进的路线上，处境很不利，并劝他搬到莫斯科去。

这天晚餐时节，公爵的建筑师戴撒勒说他风闻法军已进入维切布斯克，老公爵一听这话，就想起了安德列公爵的信。

“我今天收到了安德列公爵的信，”他向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你看了信没有？”

“没有，爸爸，”公爵小姐胆怯地答道。她不可能看到这封信，实际上在这之前她没听说过有信来。

“他谈到了这次战争，”公爵带着轻蔑的笑容说，他一提到现在的战争就习惯地露出这种笑容。

他们走进客厅时，他把信交给了玛丽娅公爵小姐，然后把他的新建筑设计图在眼前铺开，一边盯着图纸，一边叫她大声念那封信。

念过信后，玛丽娅公爵小姐询问地望了望父亲，他正凝视着图纸，显然是沉浸到自己的思路中去了。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公爵？”戴撒勒大胆

地问了一句。

“我？嗯？……”老公爵应着，似乎很不高兴自己的思路被打断，他的目光仍旧没有离开建筑图。

“战场很可能会移到我们这儿来……”

“哈、哈、哈！战场，不错！”公爵说。“我一直说，现在还这样说，战场肯定在波兰，敌人永远不会越过涅曼河^①。”戴撒勒惊讶地望着公爵，敌人已经打到第聂伯河了^②，而他还在说涅曼河。可玛丽娅公爵小姐不记得涅曼河的地理位置，还以为她父亲说的是对的。

“等到融雪时，他们就会淹死在波兰的沼泽地里。死路一条，他们却看不出，”老公爵说，他显然是想起了一八〇七年的战役，觉得好象就是最近的事。“本尼格生本来可以早点进入普鲁士的，那么事情就会截然不同了。”

“但是，公爵！”戴撒勒畏怯地说，“那封信说到了维切布斯克。”

“啊，那封信？对……”公爵快快地说，“对的……对的……。”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一种阴沉的样子。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写了法军被

①、②第聂伯河是苏联东欧平原上的一条大河，而涅曼河是第聂伯河以西，靠近波兰国境的一条小河。

击溃了。是在什么河上？”

戴撒勒垂下了眼睛。“公爵没有写这个。”他低声说。

“什么，他没写？哼！别以为是我想象出来的”。

大家沉默了许久。

“是的……是的……，哎，米哈依·伊万尼奇，”他忽然抬起头来，指着建筑设计图说，“告诉我，你看这怎么个改法……”

米哈依·伊万尼奇走到图纸跟前，公爵同他说了一些关于建房的计划，然后满脸怒容地瞥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和戴撒勒一眼，便走进自己房间去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看到了戴撒勒注视着她父亲时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惊讶的表情。她注意到他的沉默，又对父亲把儿子的信遗忘在客厅的桌子上感到惊异，但她不敢说出来，不敢问戴撒勒骤然沉默的原因，甚至想都不敢想。

晚间，公爵派米哈依·伊万尼奇来玛丽娅公爵小姐这儿取他遗忘在客厅桌上的那封安德列的来信。玛丽娅公爵小姐把信给了他，壮着胆子问了句她父亲在干什么，虽然她很不喜欢这样问。

“他还在忙着。”米哈依·伊万尼奇以恭敬而带讥讽的语调答道，使得她脸色都变白了。“他

很担心那些新住房。看了一会儿书，但现在——”米哈依·伊万尼奇压低了嗓门，“我想，他正在写字台前忙着写他的遗嘱吧。”近来公爵热中于审阅文稿，他是想要在他死的时候能把这些文稿留下来，故人们称之为他的“遗嘱”。

“要派阿尔巴梯奇去斯摩棱斯克吗？”玛丽娅公爵小姐问。

“肯定要派他去，他老早就在等待这个命令了。”

米哈依·伊万尼奇拿着信回书房时，老公爵正坐在打开的写字台前，他戴着眼镜，一手搭在眼睛上遮光，蜡烛也都上了灯罩，周围远近全是文稿。他神情十分严肃地看着文稿（他称之为“评论”），这些东西是要在他死后呈交沙皇的。

米哈依·伊万尼奇走进屋里时，公爵的两眼含着泪水，他读着读着，回想起了写下这些文稿的年代。他从米哈依·伊万尼奇手中接过信，放进口袋里，然后叠起文稿，把一直在外头等待接见的管家阿尔巴梯奇唤了进来。

他在一张纸上开列了要在斯摩棱斯克购买的东西，随即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吩咐站在门口的阿尔巴梯奇。

“第一样，信纸，听着，八帖，象这个样子

的，你瞧，金边的……把这个样子带去，一定要买和这个一样的，火漆，封蜡，——照米哈依·伊万尼奇的单子买”。

他在屋里来回踱着，瞥了瞥备忘录。

“然后把这封关于注册的信亲自交给省长。”

接下来是新房子的门上所需要的门牌，一定得是老公爵自己预定的新式样的。最后就是要定做一只装他的遗嘱的铁皮盒子。

对阿尔巴梯奇的吩咐，占去了两个钟头，公爵却还不叫他走。他坐下来，陷入了思考，闭上眼睛打起瞌睡来了。阿尔巴梯奇轻轻动了一下。

“好了，去吧去吧，”公爵说：“要是还有什么事，我会叫你的。”

阿尔巴梯奇走了。公爵回到写字台前，看了看抽屉里面，摸了摸他的文稿，又盖上写字台，坐到大圆桌前给省长写信。

他封好信，站了起来，这时天色已晚。他感到睡意来了，可 he 知道自己睡不着，一躺在床上就会被许多可怕的念头缠住。他叫来了契杭，同他一起走过几个房间，好告诉他今晚把床开在哪里。他走来走去，打量着每一个角落。

没有一个地方使他高兴，最不好的要数他以

前常在书房里睡的那张长沙发，那长沙发已成了件使他恐怖的东西，大概是由于他躺在那上头总想到那些难受的念头。没有一处很合适的地方，最好的不过就是客厅的钢琴后面那个角落了，他还没在那里睡过。

契杭和佣人们搬来床架，开始摆置。

“那样不行，那样不行！”老公爵叫了起来。他亲手把床从墙角移出来一时，然后又移进去一点。

“好了，总算把一切都干完了；现在我要休息了。”公爵想着，然后叫契杭给他脱衣服。

因脱衣裤时不得不使些劲，他恼怒地皱起眉头。脱下衣服后，公爵重重地坐到床上，好象陷入了沉思，轻蔑地盯着自己那黄枯的双腿。他并不是在沉思，只是在歇息，等缓过劲来好把腿抬起来放到床上去。“喔！多么困难！喔，但愿这些劳累早点结束，但愿您让我去吧！”他冥想着，闭紧嘴唇，作了第二万次这样的努力，终于躺下了。可他刚一躺下，就突然觉得整个床在他身下均匀地前后摇晃着，如同在沉重地喘息、跳动。他几乎每天夜里都有这种感觉。他睁开快要合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该死的！”他怒火中烧，不知向谁骂道。“对了，对了，还有桩重要的事，非

常重要的事，我留着躺在床上想的。门吗？不对，我已经说过了。不，是有点什么事，客厅里的事。玛丽娅公爵小姐尽说些废话。戴撒勒这傻瓜说了点什么，说我衣袋里的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

“契什卡！我们吃饭时说了些什么？”

“说到安德列公爵……”

“别说了，别说了。”公爵手拍着桌子说。

“对了，我知道了，是安德列公爵的信。玛丽娅公爵小姐读了来着。戴撒勒说到了维切布斯克。我现在就要看信。”

他吩咐契杭将信从他衣袋里拿出来，把放了一杯柠檬水和一支螺旋纹蜡烛的小桌搬过来，然后他就戴上眼镜开始看信。只是在此刻，万籁俱寂的夜晚，在绿灯罩下那微弱的光线里读着信，他才第一次恍然领悟了信的意思。

“法国人到了维切布斯克，四天的行军之后他们就可到达斯摩棱斯克，恐怕现在他们已到那里了。契什卡！”

契杭跳了起来。

“不，没事，没有事！”他叫道。

他把信放在烛台下，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了多瑙河、晴朗的中午、芦苇、俄军营房；他，一个年轻的将军，额上一条皱纹也没有，勇敢、快活、健

壮，走进波将金^①华丽的营帐。嫉妬受宠者的那种炽热的感觉还和那时一样强烈地激动着他的心。他回忆起与波将金初次会面时所说的每一句话。接着又想起皇太后——一个矮胖的生着一张蜡黄色胖脸的妇人——初次仁爱地接见他时的笑容和话语。还想起她躺在棺槨里的脸，以及在御棺前为获得吻她玉手的权利而与竺波夫发生的争执。

“啊，赶快，赶快回到那个时候去吧，啊，现在的一切快了结吧，让我得以安宁吧！”

尼古拉·安德列维奇·波尔康斯基公爵的田庄——布利克山庄，位于斯摩棱斯克背后六十俄里之处，离通往莫斯科的大路还有三俄里。

就在老公爵向阿尔巴梯奇作出吩咐的同一天晚上，戴撒勒请求同玛丽娅公爵小姐说几句话。他向她说，公爵身体欠佳，他对自己的安全又没采取什么措施，而从安德列公爵的来信可以看出，呆在布利克山庄显然是危险的，因此他恭敬地劝她亲自写封信，由阿尔巴梯奇送交斯摩棱斯克省长，请省长告诉她局势如何以及布利克山庄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危险。戴撒勒替玛丽娅公爵小姐写了这封

① T. A. 波特金(1739—1791)，俄国统帅，曾参加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并在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1)时任俄军总司令。

给省长的信，由她签名后，交给了阿尔巴梯奇，吩咐他呈交省长，万一遇到危险，就尽快赶回来。

阿尔巴梯奇奉了各项命令，戴上毛茸茸的白皮帽（公爵的馈赠品），象公爵那样拿着根手杖，由他家里人伴送着出门，上了由三匹鬃毛光溜的棕花色马拉着的皮篷车。

铃子都被裹了起来，塞进了纸。公爵不许布利克山庄的人乘坐带响铃的马车。可是阿尔巴梯奇在上远路时喜欢让铃子叮咣响着。阿尔巴梯奇的左右，即帐房先生、厨房女工和厨娘那两个老妇人，还有一个侍童和车夫及其他家奴，都来为他送行。

八月四日晚，阿尔巴梯奇来到了斯摩棱斯克，投宿在第聂伯河那边的加清斯基郊区，一个从前当剧场门房的费拉蓬托夫开的旅店里，近三十年来在这里投宿已成了他的习惯。

军队整夜不停地沿着大街打旅店前走过。第二天，阿尔巴梯奇穿上他只在城里才穿的上衣，出门去办事。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才八点就热起来了。“收割庄稼的好天气。”阿尔巴梯奇想着。从大清早起就可以听见城那边传来的枪声。

早上八点时分，步枪的啸音和大炮的轰隆声交织在一起。街上挤满了人，都急急忙忙地走着，其中还有许多士兵；但赶车人在卖力地拉着雇主，

老板们站在店子里，教堂里正在做着礼拜全和平常一样。阿尔巴梯奇跑了几家商店，去了几个官厅，去了邮局，还到了省长家里。所到之处，人人都在谈论战争，谈论正在向该城进攻的敌人，大家都在互相探问如何是好，并极力平定彼此惶恐的心情。

在省长家院子里，阿尔巴梯奇看到许多的人，看到哥萨克人，门口还停着省长的一辆旅行车。

接待室里尽是商人、妇女、官吏，他们彼此茫然地望着。省长的房门开了，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向前动了动。一个官员从屋里跑出来，对一个商人说了点什么，叫了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十字架的肥胖的官吏跟着他，便又走进屋里去了，显然是尽力躲避朝他而来的各种目光和问题。阿尔巴梯奇向前移动了一下。那位官吏第二次出现时，他把手伸进扣着的大衣里，向那官吏招呼了一声，递给他两封信。

“陆军上将波尔康斯基公爵致阿什男爵大人。”他那么郑重其事而意味深长地喊着，使那个官吏向他转过身来，接过了信。几分钟后，阿尔巴梯奇被带到省长跟前，省长匆匆地对他说：

“回报公爵和公爵小姐，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照上面的命令行事——瞧……”

他递给阿尔巴梯奇一份文件。

“可是，既然公爵身体不好，我劝他还是到莫斯科去。我自己也很快就要动身了。回报他们……”

省长还没把话说完，一个满身尘土、汗水涔涔的军官从门口跑了进来，用法语说了些什么。省长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

“你可以走了，”他朝阿尔巴梯奇点点头说，然后向那军官问起话来。阿尔巴梯奇走出省长办公室时，热切的、惊惶的、无能为力的眼光都向他投来。阿尔巴梯奇急急忙忙赶回旅店，一路上不觉地聆听着那迫近了的越来越猛烈的枪炮声。省长交给阿尔巴梯奇的那份文件上这样写着：

“我向您保证，斯摩棱斯克城还没有丝毫危险，也不可能受到任何威胁。我从我这一方面，巴格拉齐翁公爵从另一方面，将于本月二十二日完成向斯摩棱斯克的会师。两军将以联合兵力保卫贵省的同胞，直到我们以全力击退祖国的敌人，或者，直到英勇的队伍里的最后一名士兵战死。由此，您可以知道，您有充分的权利向斯摩棱斯克的居民保证。因为他们受到了两支如此英勇的军队的保护，可以相信胜利是他们的。”（巴克雷·德·托利给斯摩棱斯克省长阿什男爵的训令，一八一二年。）

纷乱的人群在街上不安地走动。满载着家